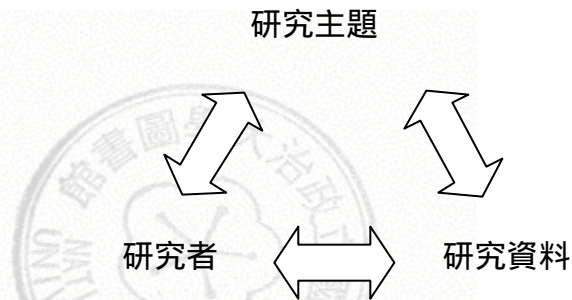


後記—研究者的思維

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觀性一向受到批評與質疑，而 Fred Hess 認為，質化研究的效度不是漠視的結果，而是誠實的結果。因而在論文的最後，將說明研究者在整個論文寫成中的思維運作，並表明研究者本身對於人的觀點。

從研究的一開始，對於論文僅有大略模糊的方向、到實際進行訪談後，資料的蒐取、到資料蒐集後，再補充既有的相關文獻，增加研究者對於資料本身的敏銳度、再到對於訪談資料本身的浸縈，從中或有幾度論文方向的轉折。因而，在整個論文寫成中，更接近於在「研究者自身—研究主題—研究資料」三者之間的往復循環，因而它確實並非像實證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主題—研究資料」之間兩相的對照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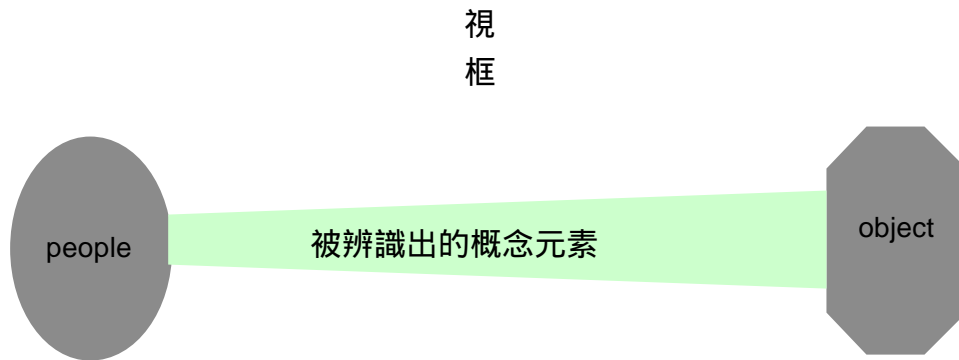
由研究主題進行資料的蒐集、透過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思考，以及研究者對研究資料的沉浸，從中可能再修正研究主題，並且從而補充修正後的研究資料，而後研究者再對兩者進行思考，如此繼續下去。因而研究者自身確實在其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故而在此將陳述研究者本身對於此議題所具有的主觀性，而本篇論文在寫成時也都立基與此之上進行思考。

一、人是一個「假性」的開放系統

人在日常的生活，與外界進行許許多多的互動，從而產生各種情緒、拓展個人的認知系統，並進而採取相對應的行動，故而，人似乎是一個不斷與外界相互融合或調整的開放系統，藉著這樣的開放性，人得以走入世界、學習各種知識與技能，並進而以行動完成某些事件。因之對個人而言，世界既存在於個人的外部，又同時對個人指稱著各種不同的意涵，個人以情緒及認知把握了它，並且以行動求得印證，因而外在世界的意涵對個人而言是明確的，個人「知道」並且「認識」了它，而認為它也就等於這個「知道」與「認識」。

因而，人在與外界的互動中、人在與他人的溝通中，或者人在與他人的認識中，之所以產生這麼多的誤會、或者慣性反應、或者偏執思想，皆因為我們是帶著自

已過去的概念在溝通、在認識。因而，人是一個「假性」的開放系統，我們在爭執中永遠只能得到各自理解。我們在對外界的認識中，永遠慣常性地先以自身的概念來進行理解，而我們與其說認識了外界、和外界產生了互動，不如說我們只認識自己本身對於外界辨識出的概念。我們僅和自己辨識出的概念發生行為以及進行反應。因而循序著這樣的想法，致使在本篇論文中想要瞭解存在於個人和事物之間那一層透明容易被忽略的「看」，可能具有哪些特性。



圖二十三 個人對外界事物的認識

二、個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相互投影

既然這樣的「看」，決定了個人對外界的認識，因此個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本身，也自然相互對應。本篇論文想要探討個人的內在世界，以及內在世界中對外界的認識，因此在論文的一開始，安排由中西哲學始觀開始，以期瞭解什麼樣的認識，對於世界本身而言，能夠算是較為正確或者接近的認識。

三、變異（可能性）與建構之間的關係

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另一個不斷尋思的議題就是「建構」與其間所蘊藏之可能性的關係。建構，就個人的內在世界而言，就是自身的認知概念，個人憑藉著此認知概念，而使得各種事物有了各自特殊的屬性，它或者是高的矮的、是美的醜的，只要我們對事物有所認識，那個認識背後必然隱含著個人自身所具有的認知概念。

而對於外在世界而言，此建構即意味著社會中各種明定或隱含的條約俗陳，也因

著這些建構的成立，個人的行為被辨識出而得到判準，什麼是合宜的、什麼是悖德的，這些意涵的出現，皆隱含著背後的規範條例。

因之，個人本身所具有的認知概念與外在世界所具有在建構相互影響，並且相互約制。我們既以顯明的外在規範去限制或者要求一個人的行為，並且我們也以大腦中的認知概念，來隱性但確實地來限制或要求他人。

然而，建構本身，誠如人的認知概念本身，即是有限的，它們乘載著時代性（脈絡性）的價值、權力性的價值、更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價值。相對於人本身的整體性或者自然性，價值存在的本身原就是浮動性的，然而卻因為它的積習而對人發揮了宰制力量，無論就社會或者個人本身而言，積習或者固著的價值永遠限制了社會中其他群體的可能性、或者自我本身其他的可能性。

人是自然的、生命本身是自然的，雖然我們太習慣於生活在人自身所構築起的水泥城市中，就像我們太習慣地生活在自身大腦既有的認知概念中，然而生命本身的力量永遠是打破這些既有箝制的原動力，而人若能跳脫受到自身認知概念的束縛，或者人能因此而得到自由。

以上是研究者對這些概念的一些想法。

如果說存在等於一種發生 也就只是一種發生而已
那樣的發生不會把你帶到任何地方去
只有評價會把你帶到想像的任何地方
所以現實的迷障 其實就是以不斷複雜交錯的二元對立
數不清的評價標籤 所創造出的一種虛像